



【浮生】

春天的馈赠

□雪樱

济南的春天，总是大风天伴着倒春寒。那天一大早去医院，风在耳边呼呼作响，吹得脸颊生疼，不敢睁眼。“本以为年后刚上班医院里人不多，没想到这么挤！”我小声嘀咕道。候诊区长椅上没了空座，连墙根处也站满了人，无处插脚。人一多，我就容易紧张，不一会儿就手心冒汗。对过座椅上是一对情侣，女子栗色长发，细高挑，男子穿一条破洞牛仔裤。尽管都戴着口罩，我也能感受到女子在抱怨什么。

见大屏上迟迟没显示自己的名字，女子的情绪终于爆发，迁怒道：“都是你，知道堵车就不能早起一会儿？”男子不语，继续低头刷手机。女子捶了下他的后背，他猛然起身，不耐烦地说：“早就说不让你做美甲，你偏不听，折腾得人家一宿没睡，还有理了！”说罢，他跑到诊室外瞅了一眼，又回到座位上。或许是憋气的缘故，女子抬手拉下半边口罩，撇着红嘴唇，低声说：“做美甲与过敏有没有关系，得看完医生再说，你闭嘴好吧！”耷拉的半边口罩就像张开大嘴的怪兽，吞噬着一肚子的委屈和不满。这时，女子脸颊上的桃花癣暴露无遗，大片大片呈不规则状，就像抹了双层的红胭脂，显得她其他部位的皮肤更加白而光滑。待我离开时，他们还歪在长椅上，只是她把口罩彻底摘了下来，估计是发痒难耐。

皮肤过敏，与弱视、龋齿、水痘等一样，都是我们成长中必经的小烦恼，每个人概莫能外，就连《红楼梦》里的史湘云也被困扰过。小说第59回中写道：“一日清晓，宝钗春困已醒，率帷下榻，微觉轻寒。启户视之，见园中土润苔青，原来五更时落了点微雨。”这段话在春天读来格外应景，春雨湿了泥土，长出青苔，人的皮肤也容易敏感发痒，这似乎是节气的馈赠。跟宝钗一起住

的湘云，晨起梳妆顿觉两腮发痒，担心得了“桃花癣”，便跟宝钗要蔷薇硝止痒除癣。这蔷薇硝大概相当于今天的皮炎灵吧，在大观园里倒也常见，宝钗说都给了宝琴，也给了黛玉，就派丫头莺儿去潇湘馆要一些。谁能想到，湘云的桃花癣，竟引出一连串剪不断理还乱的人际牵扯：先是蕊官想念藕官，陪着莺儿一起去取蔷薇硝；再是春燕替蕊官把一包蔷薇硝带回去给芳官；接着贾环来看宝玉，碰见了也张口要蔷薇硝，芳官打开盒子发现没有了，麝月说随便包一点粉儿给他，并说道：“快打发他们去了，咱们好吃饭。”此处有个细节，芳官包了一包茉莉粉，贾环刚伸手接，芳官扔在了炕上，贾环当成宝贝揣在怀里，拿去送给了心爱的丫头彩云。彩云看了说，“这是他们哄你这乡老呢。这不是硝，这是茉莉粉。”贾环的母亲赵姨娘碰巧看到这一幕，大怒，认为儿子被芳官耍了，唆使他说，“依我，拿了去照脸摔给他去！”一个“摔”字，流淌出曹雪芹内心深处感同身受的慈悲。赵姨娘冲进怡红院里迎头痛骂，当面把茉莉粉撒了芳官一头，没想到湘云的大花面葵官、宝琴的荳官，以及藕官、蕊官都赶来助阵，俨然一个戏子天团。赵姨娘大打出手，四个女孩也毫不示弱，上演了一场令人啼笑皆非的双打闹剧。

我在想，如果湘云没有犯桃花癣，大观园里会不会就消停了？未必。蔷薇硝与茉莉粉、玫瑰露、茯苓霜，这四样化妆品或护肤品是曹雪芹煞费苦心设置的人性魔盒，“砰”打开一个，搞得鸡飞狗跳；“砰”再打开一个，照见灵魂丑陋……透过这些形形色色的人际纠葛，曹雪芹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，他借彩云之口道出，“这又何苦生事，不管怎样，忍耐些罢了。”所谓忍耐，不仅是心灵的承受力，还有对他人

的包容力和接纳力。“忍”字头上一把刀，真正做到不容易，这是所有人的功课。由一包蔷薇硝，我看到了赵姨娘的可怜，看到了四大戏子的尊严，也看到了彩云的善良。皮肤过敏不是最可怕的，最可怕的是心灵蒙污。

经常会想起住院时认识的一对老夫妻。老太太年过六旬，患类风湿，身体矮小，行走吃力。老先生比她大几岁，事无巨细地照顾她。可关节疼还没治好，老太太又得了带状疱疹，疼起来直抹泪，后背起满了疱疹，各种治疗手段试了个遍，却收效甚微。那段时间，老太太眼看着身体消瘦，老先生定上闹钟，按时给她抹药膏、换纱布，一天下来折腾十几次，夜里也睡不好。有一次我去病房串门，正好赶上他在给老伴换药，收音机里放着京剧，老伴躺在床上，他捏着棉棒一点一点地涂抹，那动作很轻，如同侍弄婴儿一般，以至于护士开玩笑说：“你这么有耐心，又有经验，岂不是要抢我们饭碗？”他操着一口浓重的章丘方言，笑着答道：“那可不一样！我能给她减轻一点病痛，就是我的福气。”后来，老太太出院后，我父亲拎着水果登门去探望，老先生不在家，去附近公园拉二胡了，老太太那时已坐上了轮椅，无法开门。听邻居说，老先生心态很乐观豁达，每天安排好老伴的起居，就去公园下下棋、听听曲儿，根本不像家里有病号的。而他给老伴护理的那一幕，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。

那天走出医院大门，我远远地望见那对情侣，两人都摘下了口罩，正在路边招手打车。女人的脸颊依然像抹了红胭脂，只是没有早上那么醒目了。风儿也懂事地刹住了腿脚，变得轻柔拂面。这个春天很快就会过去，那些桃花癣似的烦恼也会随风散去，生活依旧美好如初。

半个剃头匠

□马海霞

【世相】

我爸会剃头，算半个剃头匠。小时候常见我爸下了班，从抽屉里翻出手动推子，用报纸包好，夹在腋下，临出门撂下一句话，说他给村里某某人剃头去了。

我爸1958年上小学四年级，那时学校经常组织师生劳动。老师见我爸机灵，就让他学剃头。当时班里有三个男生一起学剃头，只有我爸学成出师了。我爸学会这门手艺后，一年到头总有人喊他去剃头。

村里其实有个理发店，村民想理发了，先去生产队里买理发票，然后凭票去理发店理发，理一次只要五分钱。不过，还是有很多人嫌店里师傅手艺不好，来找我爸理发。我爸心里明白，他们找他是因为一分钱也不用花，还能享受上门服务。

小时候，我最害怕夜里有人敲我家大门。因为半夜来人，一定是家里有老人不行了，喊我爸去剃头。我爸却从不推托，夜里胡同里的狗一叫，他便立马穿衣服起床，从抽屉里摸出推子准备好。也有警惕过度的时候，狗叫了半天却无人敲门，我爸便脱衣再睡。我妈笑我爸，夜里都是“急诊”，比村医还忙。

我们那里有正月不剃头的习俗，所以腊月里我爸便格外忙碌。他又要上班又要加班剃头，家里准备过年的事情是一点也指望不上他的。我表弟放了寒假便住在我家，待除夕要回家过年了，我爸还没腾出手来给他理发。我爸说，不急，过了年再给他理。

我叔说，俗语说“正月剃头妨舅舅”，我爸这是故意在正月给自家外甥剃头，破陋俗给乡亲

们看。我爸说，只说对了一半，还有一半原因是腊月剃头的人太多，他实在太累了。

我爸正月里很轻松，因为除了我表弟外，没人找他剃头。有一年，我妈提议我们一家人去省城大姨家住几天，好好逛逛省城。可我们到了省城，在大姨家吃过午饭，我爸又着急往回赶，说他担心村里的王二爷。年前，王二爷重病卧床，我爸去给他理发，他身体不舒服，不愿理，说年后暖和了再理。他儿子悄悄对我爸说，老爷子恐怕熬不过正月。

我妈说，离了我爸，照样有人给王二爷理发。可我爸不听，还是独自回家了。我妈叹息说，正月里推子闲了，我爸却不闲。

我爸55岁那年，还在村办企业烧锅炉，工资低又辛苦。我妈想让他开个理发店，专门给老人小孩剃头，几十年积累的人缘，开店保证赚钱。我爸道：“我那手艺开店咋行？”我妈提起这事便吐槽我爸，说他不愿操心。我爸不吭声，依旧烧他的锅炉，一直干到60岁生了病。

我爸生病后，行动不便，去不了理发店理发，我妈买了个插电的推子，让我给他推光头。我妈说，我没我爸悟性高，推光头还推不干净。我爸年少时，平头、分头、背头，都推得不错。真是瞎了好手艺，若开店肯定顾客不少。可我爸说不能开店，都是乡里乡亲的，开店咋好意思收钱？

原来，我爸半辈子义务给人剃头成惯性了。祖师爷赏了他这门手艺，他却没因此得利。我爸却说，得利了，他和村医一样受人敬重。

现在有多好 我们可能不知道

□丹萍

【读心】

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大型国企工作。公司有传统国企大家庭的气氛，年长的女同事我都叫姐，许姐、钱姐、赵姐、向红姐、小贞姐。有一天赵姐和我们几个刚分配来的大学生聊天，说到爱情，她讲了一个故事：“年轻真好，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爱上我老公，那时候每个月都攒布票买一两白毛线，然后一边攒线一边织毛衣，攒了一年，终于在冬天织出一件白色高领毛衣来，但因为不是一批白毛线，一条条的，白得不一样。”

这个故事深深留在我的脑海里。它承载的意义是，谁都年轻过，每一代人都有一样的浪漫。这让我少了一些年轻的骄傲。这个故事我后来写在散文里，写在诗里，写在小说里，还写在一个没有拍的剧本里。

当时，一个同年分配来的新同事就对赵姐说：“你现在多好啊，工作和家庭都稳定，如果年轻很好，你愿意放弃今天这些，回到年轻的时候吗？”那时赵姐大概也就是40岁吧。我清晰地记得，赵姐是财务总监，我们说这话的时候，正坐在会议室里，等着开我们这个分公司的年度工作会议。她怎么回答的，我忘记了，但这个问题时常闪回到我的生活中。

几年前我们中学同学在海边有一场聚会，我们三个人开夜车从北京赶过去参加。那时候我们也算人到中年了，生活状态也一般。我家在广州，人在北京工作；另一个同学，家在北京，人却在广州工作。我们都是创业公司。还有一个同学仍然单身，同时兼着几份工作。三个人都巨

忙。因此别人都在海边篝火晚会了，我们还在路上。

为了打起精神赶路，我抛出了这个问题，“抛弃现在有的，回到过去年轻的时候，你们愿意吗？”

大家想想说，不愿意。就算什么都没有，还有孩子，肯定不愿意不遇到这个孩子了。就算没有孩子，还有狗，有工作，有小区旁边的健身馆，想想虽然没多好，但其实每一样都很舍不得。不管贫穷还是富有，和经历了青春后得到的东西相比，青春，真的显得有点单薄。

有一个看上去很嫁的女性朋友，“要帮我找男朋友啊”，她总是这么说。我们说，你要讲清楚条件啊。她说，不知道。

我想了一个办法。我说，如果这世界上男人随便你挑，不管有没有可能性，假设每个人都单身，也非常爱你，你说你希望自己嫁给谁呢？比如梁朝伟、郭靖、莫奈……主要是劝她打开思路的意思。她古今中外比了一轮，说，没有啊。我们都说，那你等几年再说吧，现在你一个人的日子，肯定是最好的。

有一天我问朋友，如果幸福可以排名，在我们都认识的人中间，你觉得我可以排第几？他说，这样说吧，如果愿意和别人交换人生，你愿意和谁交换？

我想来想去，结论是，不愿意换任何人的。自己的问题能解决，别人的问题在我这里都无解。朋友就说，那你现在的生活，排第一啊。

原来，现在就是这么好。你试试看是不是这样？